◇冯渊专栏·原乡物什

# 五尺·刨子

我的小舅是个木匠。他二十多岁就是老师傅，带了一个徒弟，徒弟大概十六七岁。身材瘦小，不言语。也许不是他不言语，是我看到他时，他总在师傅眼皮底下，不敢言语。

让他用凿子凿个卯眼，他按照师傅的意思，先打墨线，本来凿好了，不满意，前后左右再慢慢凿一遍，卯眼就大了。大了，很难修补，做完这一切，他瞪着眼看木头，一副苦瓜脸。他做榫头也是这样，切削得好好的，他嫌不够光滑，再刨一遍，最后，榫头放在卯眼里，空落落的。

师傅一根五尺，嘣，砸在他头上。他痛得一趔趄，手里拿着刨子，愣在空中。

五尺，是木匠随身的测量工具。桃木制作，在有的师傅那里是辟邪的，有的是做拐杖用，在我小舅手里，主要是打徒弟用的。我有一个上午在旁边数，他足足打了徒弟七下。

那天是做一把椅子。椅子靠背的地方要凸起一点，托住腰。这个弧度是缓缓体现出来的。师傅将意思说了一遍，让徒弟刨出来。徒弟见六岁的我在一旁盯着，想露一手。他微微弯下腰，轻轻推动刨子，那刨子如风吹在水面上，轻飘飘地带出水花似的刨花，带着新鲜木头的香味。

嘣。五尺砸在他的手上。

你这是推刨子吗，扭扭捏捏的，手腕要下沉，用劲。

徒弟微微皱了一下眉，手上明显用劲了，刨花像大浪一样簇拥在他的腰部，然后慢慢落在脚边。有的连续牵扯，蜷曲起来；有的断了，轻轻飘散开去。

他从两端往中间推，中间推不到的地方就慢慢突出了。刨花越来越多，中间突起越来越明显。嘣，五尺砸在他的脑袋上。师傅冲口而出：没见过这么笨的。

徒弟用刨子狠狠推拿凸起的部分。很快木条在他手里变成了一个直直的木棒。

嘣。嘣。

哎——你就不用脑子吗？你没坐过椅子也没见过椅子吗？靠背稍微往外倾一点，是圆滑的倾，不是尖尖的，说你一下，又变成平滑的了。你真是教不出来，笨得像一头牛。牛犁田还知道拐弯，你要是一头牛，也会碰死在田角。

骂着骂着，嘣，五尺跟上去了。这次是打在手上。刨子被打落地了。

我长大了可不要做学徒，千万不要遇到这样的师傅。小舅对我从来是客气的，热情的。我只记得他明亮的笑脸，跟拿五尺打人的那个师傅完全是两个人。

这把木椅是小舅特地给我做的，才二十多厘米高，小舅三下两下就刨好了。两根靠边的木条略微凸起一点点，中间两根木条，刨子推出去很重，到了中间似乎力气用尽了，轻轻划过去，圆润光滑，托住后背，最是解乏。

去截一块木板，做椅子面。小舅朝徒弟喊。

徒弟在一堆木板中茫然无措。他担心挨骂，顺手找了一块过来。

“是椅子面，不是砧板。你为么事要找这么厚的木头？”

嘣。嘣。

五尺打在腰上，十六七岁男孩刚刚挺直的腰。太痛了，他扔下木头，跑出去，哭起来了。

哭什么哭，回来看好。

徒弟回来了，木屑、灰尘、眼泪纵横交错。

小舅最多比徒弟大十岁，不算两代人，但师徒如父子。

小舅的榫卯切削得正好，用锤子轻轻将榫头砸进去，榫卯才能紧密结合。他用刨子，像用擀面杖，木头在他手里像面团。没有什么花样，但要它团就团，要它扁就扁。他心里想的椅子，木头很快就按照他的心意“揉”出来了。

小舅对徒弟，也像对面团，是要他团就团，要他扁就扁。

徒弟是个年轻人，“他推刨子、用凿子、拿大锛、抡斧头，都刚刚开始，”父亲说，“师徒是缘分，要爱惜、照顾徒弟，师傅不是你这样当的。”

父亲比小舅大十来岁，父亲的话，他得听一半。

“姐夫，他都学两年了，我看他这辈子也出不了师。”

父亲对小木匠说：“你做事要上心，学不成手艺，三年白费了。”

这对师徒都气呼呼的，谁也没听见旁人的话。

小舅锯木头、拼木板、做榫卯，跟我玩泥一样，我用泥巴做不出这么漂亮的椅子，小舅可以，他半天工夫就做成了，他的心里有一把椅子。

父亲没有买桐油，如果刷了桐油，这把椅子就更结实。

小舅说，刷不刷都一样，我做的榫卯，不会松动。灰尘落在缝隙里，油烟熏在木头里，越来越结实。

我也没想到，这把小木头椅子居然用了四十多年。

做椅子那次，小舅主要是按照父亲的意思，打一个能睡下一家老小的防震床。那时正在传播地震的消息。我每晚睡在父亲单位的柜台下，柜台里面是水泥墙，父亲睡在外面，大概是觉得万一房子震塌了，有柜台的木头架子和他，一起支撑出一个空间留给我。

每天夜晚我都觉得自己要憋死了，我觉得睡在一个水泥槽里，呼吸不出来。父亲于是想着砍掉他栽种的泡桐树，打一个两米见方的防震床，床顶用一寸多厚的枫树板，晚上，一大家睡在这张床里，地震了，房子塌了，也不怕。

万一砖头从四面砸过来呢？母亲担心。

父亲让小舅按照过去的花床样式，将雕花的木板，改成简洁构图的多重回字形木框，围住床的三边，只有上床的一面，留下三尺空挡。

为了打这张前所未有的防震床，舅舅和他的徒弟足足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

徒弟挨了多少五尺，我没有数出来。

去年，翻建新房，怀疑老房子里有白蚁。为防微杜渐，父亲将所有的老家具，连同防震床、小木椅，一起砸碎，作为垃圾清理掉了。由这把椅子，我想起那个比我大十来岁的学徒，不知他最终有没有学成手艺。或者，学成手艺，老的木工活，也没人用了。他挨的许多打，可能都白挨了。

**冯渊，望江人。上海市静安区教育学院教研员，正高级教师，上海市语文特级教师。2022年起，在《文汇报》《解放军文艺》《上海文学》《散文海外版》《美文》《飞天》等报刊发表作品近二十万字。**

◇人间小景

# 古樟树，化作威武面具

华明玥

在婺源县岭脚村，原野上，一株巨大的樟树震惊了我，它是空心的，直径3米多，高约十几米，褐色的树皮像一个面具，有着不规则的弧度，树皮上，一个巨大的树瘤神似面具张开的巨口，正在发出动人的吟唱；而树顶被某一股巨大力量掀掉，留下的锯齿形的断面，就像这个神秘树皮面具的冠冕。是的，树干中央的髓心和木质心材，已经在一场灾难中全部化为乌有，空心树皮之上，无数繁茂的枝叶正在蓬勃生长，就像那场穿心裂肺的浩劫，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爬上草坡，手抚樟树有着不规则纵裂的树皮，感慨万千。据村里的老人说，按照族谱上的记载，这棵樟树高达40米，已经有300多年的寿命，仿佛村庄守护神。从前，村里有嫁娶喜事、有孩子出生，人们都会在大樟树上系上红布条，告知大树“好消息”。然而，20年前，夏日的某一天，树遭到了雷击，猛烈的雷电引发大火，几乎把除树皮以外的部分都烧没了，靠近树根的地方，树皮也被烧去一半。幸而是瓢泼大雨，浇灭了这野火。瞧它这个样子，村人心疼不已，老村主任说：“先别忙着锯掉它，咱们等一等，看有没有奇迹发生。”

树沉默了整整两年，所有的枝叶都枯萎了。有一天，第三年的春天，不顾禁令，爬到树干中去躲猫猫的孩子，突然告知家人：“树皮好像变厚了，从里面看，里面被烧焦的部分都被雨水洗干净了，覆盖了青苔。”

也就是在这一年春天，新的枝条长出，枝繁叶茂。走近古樟树，可闻见令人安心的樟脑气味。村里的农技员说，这是因为树皮韧皮层的筛管组织幸存，所以输送水分和光合作用的营养产物没问题。比起相信古树复生是因为侥幸，我宁可相信：某些生命就是有这样的韧性，它们深信“笔直地向前走，不回顾，不怨艾”，那些可以打翻你的雷电与巨浪，就可以像没有到来过。

唱支山歌给党听 孔祥秋 摄

◇风雅颂

# 天柱石语（组诗）

舒寒冰

## 问 天

我问天：鹰嘴崖扼守莲花峰
猎食了多少流云飞星？
天说：实无所得，惟有空空。
我问天：蚰蜒石聆听打鼓峰
踩着鼓点何时能爬上天庭？
天说：寸步未行，徒劳无功。
我问天：八戒石凝望炼丹湖
垂涎三千化作了流泉飞瀑？
天说：大地之泪，无关情种。
我问天：鹦哥石放歌天柱峰
咯血报春化作了满山杜鹃？
天说：花开自在，月圆天宫。
我问天：和尚石守着飞来峰
怕乱云偷渡还是天外来风？
天说：不去不来，来去无踪
我问天：要经历多少次轮回
满山石头才能长出人形？
天说：本性具足，不住不空。

## 天柱影侣

张永富和夏玉文
一对餐光食影的人
隐居虚妄之巅
卧洞垦霞，耕云种月
有一次，天柱山大风
吹跑一片开花的云彩
张永富拿起“长枪短炮”
带上“苍鹰”
一口气追了十八座山冈
夏玉文在追途中
长出红翅膀
解剖一束束光波
研究冷暖与色差
忍痛揉碎九百九十九颗落日
勾兑十万朵山花的眼泪
只为给天柱峰重镀金身
指挥满山石头唱歌
教松树跳舞
给优异者拍照、封神
每天三更起床
骑青龙背巡游山海
半片残月充饥
看到日出就兴奋地喊叫
惊醒大梦的人间

## 鹤 驾

从江山浩淼的烟云中飞来
从时光苍茫的皱褶中飞来
从神话幽玄的洞穴中飞来
飞过春花秋月
飞过暮霭晨曦
悬浮云雷之上
谛听天柱峰开示
千只鹤！
传说中的千只鹤
诗词中的千只鹤
琴声中的千只鹤
花朵的精灵
云朵的精魂
松树的影子
月亮的唏嘘
遁形于大化
翱翔于虚空

## 乌以风

“老朋友，我又回来啦！”
每次望见天柱峰
乌以风都张开双臂呼喊
数百次登临
闯入石头的神殿
脚印化作登山步道
沿途为每一座山峰招魂
为溪流和草木命名
在甘露泉修筑光阴客栈
松花酿酒，山泉煮茶
大宴五千年天柱的过客——
皖伯率民祈福
汉武设坛拜岳
左慈炼丹苍松下
葛洪问道云水间
僧璨解缚山谷侧
马祖坐禅石头中
李白“投迹归此地”
王安石“坐石上以忘归”
苏东坡“万里归来卜筑居”
黄山谷“白云横而不渡”
李云麟题“孤立擎宵”于危崖
张淦刻“中天一柱”于天门
抗元英雄刘源率十万义军
太平天国游兵散勇……
山路上人声鼎沸仙影横斜
一个个故人酩酊大醉
与松共舞，擂石而歌
假寐月影，横卧秋风
乌以风在一本山志里为这些
奇峰怪石间漂泊的灵魂安家
俯仰宇宙，参透造化
在药农帮助下
将白云搓成绳子挂在古松绝壁
驾虚空而登天柱绝顶
“立极方知天地大
凌空不见古今愁”
一生痴绝天柱山
最终成为满山奇石中的
天柱风骨。

## 天柱睡莲

——献给王蓉

星星为你点灯
山风为你引路
十八岁的青春
照亮神秘谷幽暗迷宫
皖公说孙女来了
天神说仙女回家了
满山石头唱起颂歌
奇花异木夹道欢迎
我用眼泪给你做嫁妆
你静卧泉中
如一朵莲花
长发飘散着玄色的清香

## 故 事

多年前登临天柱
被勾魂魄二两
从此心念若思佳人
今白首来潜护山
每登山则魂归微躯
每暂别则魄离秘腑
反复如是，方知此山巑岏巉绝
乃宇宙间第一偷魂夺魄之大盗也！
一日，久仰天柱，形神分离
天柱悯我泣涕
“汝诗人呼？”
“喏！”
“留诗一卷，放汝魂魄归身；
如诗不成，罚做三世山奴！”
我暗思唐人李涉过皖口遇盗
以七绝相赠得脱。
遂于峰前默许：
愿以诗万言，换得魂魄回。

◇小说世情

# 茶 客

刘乾能

老莫家在九龙坡。九龙坡其实是一座山，九个山头连绵起伏，在邛崃山脉延展出一大片坡地。先前，坡地点豆种麦，收成有限。后来，全都栽上了茶树，连绵几千亩，成为当地一道壮观的风景。

老莫是篾匠，爱喝茶。哪家需要打张晒垫编个背篼啥的，都要请老莫。几把篾刀，一张帆布围裙，就是老莫的全部家当。老莫编竹编，收费很低廉。他说，不过是耽误点工夫的事，多少给点都成。请他的主人，知道老莫爱喝茶，人一到，便尽量给他泡杯好茶。一把茶叶，往大搪瓷缸子里一倒，现烧的开水“噗”一声倒进去，只见茶叶在开水中翻滚。老莫端过缸子，送到鼻子前，闭上眼睛，使劲一吸，热气带着茶香，直直扑进老莫的鼻孔。“这茶可炒得有点糊哦。”放下茶缸，老莫甩出一句。“是呢是呢，翻炒杀青不留神，火候大了。”主人忙不迭地赔着笑脸，略显尴尬。“不打紧，能喝呢。”老莫一边说，一边拿起砍刀，只听“篷”一声，一根慈竹已对剖成两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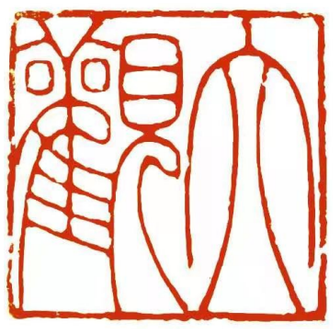
老莫的茶瘾大，九龙坡没谁能比。老莫第一次喝茶，是跟着爹去葫芦坝一户人家打晒垫。看着爹端起一个搪瓷缸子喝得直咂巴嘴，只有六岁的老莫嚷嚷着要喝。他爹将一个酒盅倒满，在嘴边吹凉，就喂进了老莫的嘴。深褐色的液体一进嘴，立刻有一缕特别的滋味满嘴泛起。老莫眉头一皱，咽了。多年以后，老莫给人讲起自己的茶史，都会绘声绘色地说起这个情景。“微苦却不涩，有香却不腻，那是真正自家炒制的茶呢！”末了，老莫总会加上这一句。

老莫编得一手好竹器，背篼，撮箕，晒垫，斗仓，口箕，米筛，只要请他的主人说得出来，东西就能从房前屋后的竹林中走到主人面前。走的地方多了，老莫喝茶的道道也就多了。在老莫看来，不管是明前茶谷雨茶还是夏秋茶，自己喜欢就好。南沟头的老李家请了老莫补晒垫，从屋里拿出一个印着龙凤的大黄色礼包，打开来，从中取出一个铁罐。拧开盖子，拿出一包包闪着亮光的锡铂纸袋。“这是孩子们从市里带回来的，说是啥极品茶。老莫你给品鉴品鉴，看是个啥玩意儿。”端过泡在玻璃杯中的茶，老莫鼻子往前凑了凑，立马连说了两声“好茶！”说罢，放下杯子，隔着玻璃细细地看。只见一枚枚茶叶直上直下，静静地竖在杯中，汤色青绿。“茶是好茶，只是不经泡。”老莫知道，老李的大儿子在县里一家部门当局长，二儿子在市里做生意，拿回家的茶叶，显然很有档次。但老莫有一个特别的习惯，就是只喝一芽两叶的毛峰。每年开春，他都会买上几斤放在冰箱里。到哪做篾活，都随着携带一个茶叶筒，一个大搪瓷缸。上午一大缸，下午一大缸，雷打不动。

要说老莫喝茶有讲究，那真是一点都不冤枉他。篾匠老莫说，茶有五色，绿白黑红黄。一种茶有一种茶的脾气，喝茶也得脾气对头。脾气不对头，再好的茶也白搭。再问是咋个讲究法，老莫便不再吱声，只埋头做手中的竹活。问急了，便甩出一句“壶烹翠羽，集天地之灵气；水散金汤，融日月之精华”。自然是知其意者甚少。不过，大家对老莫这句话的意思也能猜个大概，知道是他称赞茶好。有一回，老莫在一户人家编簸箕。主人三岁的小孙子阳阳突然肚子痛得直打滚。老莫从茶筒里倒出一大把茶叶，让主人赶紧熬成浓茶给阳阳喝。喝下去不久，果然就好了。主人感觉很惊奇，说老莫居然还会看病。老莫说，中午吃饭时我见阳阳吃了不少肥肉，八成是消化不良引起的。原来，浓茶有助于消积化食。

有人好奇老莫喝的是啥茶，便端着茶杯找老莫。老莫先是在水龙头下认真地洗了洗手，在空中甩了几甩，这才取出茶筒，拧开盖子，往盖子里倒出一杯的量，再倒进来人的茶杯里。然后拧上盖子，收好茶筒。整个过程，老莫全神贯注，一言不发，透着宗教般的虔诚。

一次，村里花魁来到老莫家，要请老莫去编一张躺椅，说是要孝敬一个老板。花魁一进院，就大声嚷嚷，“工钱不是问题，要的就是面子。”老莫知道，这些年，花魁在外面承包工程赚了不少钱，但大家都知道，村里的公益事业，花魁却是一毛不拔的“铁公鸡”。老莫慢慢腾腾为刚编的背篼收口，并不急着回话。花魁心里虽然火急火燎，但也明白慢工出细活的道理，便取出老莫的茶罐，伸手从中抓过一小撮，放进自己随身携带的茶杯里。老莫编好背篼，拿过茶罐，拧好盖子，递给花魁。“全给你。”

事后，有人听说这事，十分不解。问老莫，“你咋舍得把一筒茶都送给花魁？”

老莫一板一眼地说，“他那手沾染了铜臭，那罐茶都不干净了，咋喝？！”